

我的美術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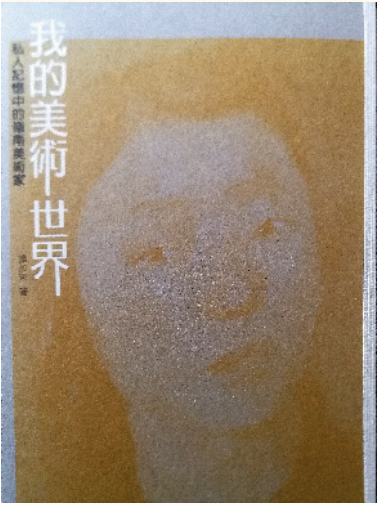
谭加东的“美术世界”

□杨小彦

推介

在虚实之间发掘现场的微光

□钟晓毅



应该是1980年,秋天,我还是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一个周末的晚上,同学们在学院礼堂聚会。那是八十年代典型的舞会,老师与学生共舞。老师按老派风格跳交谊舞,同学们则跳不规则的、刚传进来的、据说西方的迪斯科。我是在那一次聚会中认识加东的,她是我的老师徐坚白的小女儿,当时也是大学生,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就读。我记得当晚她穿的是一件浅色中褙,夹在大伙中间。别人介绍我与她相识时,她颇为大方地与我打招呼。于是,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交往。

那时,我正做作家梦,刚发表一篇小说,叫《孤岛》,引起不小不小的反响。这个“知名度”让我在那个时节认识了一些文学中人,其中包括交往至今的赵振开,也就是作家北岛。我与加东相识,小说算是个缘分,她和我见面就谈我这篇今天看来并不成熟的所谓“小说”。从那以后,我们聊天总离不开文学。我发现,加东的志向也是当作家,而且很快知道,她马上要去美国

留学。那时去美国读书,是几乎让所有人羡慕的事。因此她也就成为我暗中羡慕的对象。她介绍我阅读美国华人作家于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当年我的阅读感受是一个“梦”字。我对加东说,她还有梦可做,我无梦可做。现在想来,那其实是混话,是年轻人的说法,不过也的确表明,那个年代对于出国的幻想是多么的深重。

没想到很多年以后,在新旧世纪之交,已经中年的我也举家到了北美,移民温哥华。更没想到的是,在温哥华,我竟然意外地见到了准备重返美国定居的加东。那同样是一个深秋的日子,我们都已不再年轻,都已饱经沧桑,都在中年时,深刻而现实地体会到了生之困境。直到这时,我们才倍感文学的奢侈,感到能够继续讨论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事情的由衷喜悦。加东告诉我,她仍然在写小说,仍一直在写已经多年构思的一段我从没有机会阅读的奇特的人生故事。说穿了,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篇奇特的故事,都是让所有文学家惭愧的伟大小说。加东坚持要写,我想,她写的一定奇特非常。我想象着加东的写作,并回忆我当年对文学的梦想。面对现实,那一份梦想已经异常苍白,苍白到我几乎忘记自己曾经立志要去当作家。多年来我只对艺术研究有兴趣,而且,我的研究也只是出于职业的需要,把艺术当成一种社会现象而已。我惊异于自己对文学的淡漠,这说明生活的磨难具有比文学更强大的力量;同样,我也惊异于对艺术的坚持,其中自然包括对文学精神性的由衷理解。那同样是一种生活,经受磨难而愈显伟大的生活。

之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老师徐坚白与谭雪生。加东的父母是上一代的油画艺术家,经历了革命,经历了运动,经历了改革,经历了移民,其中有荣誉,有兴奋,有成就,更有遗憾。谭雪生老师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老教务处处长,不仅参与创建这一南方最重要的艺术学院,而且还是当年昌岗路校区基建的监督者与实施人。我曾经颇为耐心地倾听谭老师描述广州美术学院在过去,他坚持把历史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由胡根天创建的“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并津津有味地讲述当年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讲述他在学生时代如何“左倾”,如何与国民党的校方相斗,如何在危难时刻得到林风眠的重要帮助,又如何认识年轻而有才气的徐坚白,及如何相爱,如何经历解放,徐老师又如何从美国曲折地回到刚解放的中国,与谭雪生如何相聚,接着如何地去“参加革命”。讲述当中,自然夹杂了不少的人事关系,夹杂了不少对历史与个人的私底下的评价。

我以前在与加东的交谈中,也不时听她讲广州美术学院的见闻。加东在广州美术学院的院子里长大,不仅知道不少美院的往事,更重要的是,这往事一般不会登大雅之堂,成为所谓的“历史”。也许因为从小热爱绘画的原因,坐落在广州河南昌岗路的路,广州美术学院,是我自小就热切向往的地方。记得在“文革”期间,还是少年的我,曾经多少次扒在美院的红砖墙外,探头探脑地窥视墙内的景色。这种窥视自然一无所获。直到“文革”结束,通过正式考试,我才得以走进这所学院。但是神秘感依然没有完全消失,在学期间,同学们就在流传老师们的种种故事,

有笑话,有扼腕,有叹息,更有茫然。真正的历史被尘封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所有想象,但也促使我对历史产生强烈兴趣,尤其对那些隐藏在个人记忆深处的琐碎细节,不时会有穷究的热情。大概是这个原因,就在我与加东共同合作,为徐坚白老师第一次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个人画展期间,我力劝她放下一直在写作中的小说,花点时间写一本回忆录,把她所经历过的、与广州美术学院有关的趣事写下来,结集成书,给读者,更给后人留下一份精彩生动的文本,也多少让曾经被曲解的历史有所还原。

这就是眼前的《我的美术世界》,篇幅不长,以加东的细腻观察和描述为主线,加上生动精彩的文字,居然成为一本颇具文学价值的作品。我一再阅读加东的文字,不时会有一种冲动,想动员加东不妨多写些这一类文字,而把虚构的小说稍稍放下。仅仅有记忆,有经历,而没有文字,我不知道最后会成什么。只有像加东那样,有如此深厚的文学功底,如此漫长的写作实践,又有如此独特的个人经历与记忆,彼此合在一起,才有可能产生像《我的美术世界》这样有趣而可读性强的作品。

我希望加东继续写作,不仅她的小说,我一直期待着的,而且还包括这一类文字,以及,她不时向我描述过的、对独特历史的个人研究。加东是极有文学才能的人,有阅历,有性格,有价值,我一直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一切。我明白,加东之所以坚持如此,就是因为她自小就迷恋文学,迷恋情感表达,以及一种渗透人生的絮语般的漫长叙事。

我耐心地等待着她的其他文字的出现。

本版制图/王军

热点

马华文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字力量

□张惠思



这几年,黄锦树和时间搏斗,连连出书,小说《南洋人民共和国》等对历史的反思、质疑与嘲讽,散文集《火笑》中骇笑一如张爱玲的心灰:如果回到当初,还会这样写吗,也许就不会这样写,应该写的是……应该要温柔敦厚。但那些质疑、嘲讽、骇笑与心灰,那些背面没有写出来、说出来的,真的没有同乡测量出压在纸页底下那厚重的、沉痛的感情温度吗?然而谁能否认此时此刻的黄锦树已成为马华文学系统的一部分?任何阅读、思考或准备进入马华文学的人,都必定需要和黄锦树对话。不管是站在他的那一边或对立面。

辘转经年,黄锦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在这个时候,着手将最早的两本小说集二合为一,重新排序,再次出现在新世代的读者面前,自然是适宜的。当然,作为他的长期读者,因为手

边有着两本第一版的小说,先入为主,当知悉新版小说会以《乌暗暝》书名覆盖掉第一本《梦与猪与黎明》,倒是有点舍不得。无论如何,这个新版集子里的多篇小说,因为都是旧识,甚是熟悉,重新于纸页间磨蹭,多年前阅读时的思考痕迹与心怀遗憾、那年代的各种回忆不断如飞絮纷飞。

黄锦树小说中永远无法辨认的M、以祖父手迹不停代笔继续写大卷宗的早餐独子、失踪的郑增寿、在小说中带着未明的心事悄悄地回来的郁达夫;当然还有《鱼骸》中潜入热带沼泽水域中爱抚兄长骸骨、嗜好吃龟而落脚台湾的中文系教授。这些小说几乎表征着我大学时期以及前大学时期的马华文学阅读经验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如小说所说的,竹竿搭就的一座桥如史前恐龙骸骨般展开。

我初中三年级那年,黄锦树的《M的失踪》和李天葆的《秋千,落花生》并列同获乡青小说首奖。当时并不懂什么是后设或互文,但因为小说里头出现了一连串我当时认识与听过的马华作家,甚至马来作家的名字。真实的人物走入小说,并以一种类侦探式的追踪展开对大作家的思考,自有一种新奇的玩味感。还有那与一般小说写法

迥异的结尾声明写法,加上小说得奖后,听到的一些质疑与抨击,也使小说充满话题性。后来在大学时期重读,才领略其中隐隐约约的马华文学微代史的一种判断眼光。这几年因教文学而常读近现代小说,每每读到鲁迅的S城、M城,偶尔还会闪过此篇小说,竟有新生发的触动。此外,《大卷宗》《死在南方》《伤逝》等好几篇小说都说各有所指,都如同一把把匕首,清晰亦犀利的指出问题的症结。通过小说书写,黄锦树一直在为马华文学与近现代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细密地做一种内部的勾连。例如其中几篇明显地散发马奎斯味道的小说,失踪、消散、梦境中故乡的潮湿感、文稿上的蚂蚁,这些熟悉的符号皆反复出现。

这本书,我至今还很珍惜,认为是惨淡经营的华研的出版物中最有分量的其中一本。用一句自嘲的话来说:在本地,错漏字好像也是常态,我们自然进化出读出它的本来面貌的能力。相较于颜清煌、王赓武的客观史学式的梳理,或其他以个人经验、感叹等主观的情感判断居多马华文学论集,我们更对黄锦树清晰的问题意识与充满力度的文字力量所震撼,更常会被其对马华文学的殷切之情所撼动。

3.《哲学的开端》
[德]伽达默尔

“希腊哲学的开端,其实也代表着西方文化的开端。这个主题不仅具有历史的趣味,它还涉及我们当今的文化问题”(伽达默尔语),如何理解西方思想文化的大传统,“开端”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4.《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
[美]查尔斯·蒂利

本书是“21世纪社会学之父”查尔斯·蒂利融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野心之作。全书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构为两大主轴,关注法国走向现代的17-20世纪,精选勃艮第、安茹、朗格多克、佛兰德和法兰西岛五个各具特色的地区,描摹了大时代背景下法国民众生活的真实图景。

5.《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
[美]鲁大维

作者重构了14世纪国际秩序中开京、辽东和大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书名中的黄昏,寓意着蒙古帝国时代辉煌与夕阳西下的晚景在东亚文明图中的折射。

一周书榜

(本周书单由学而优书店之中整理提供)

1.《夜的命名术:皮扎尼克诗合集》
[阿根廷]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

本书翻译自西班牙语原版《皮扎尼克诗全集》,收录了皮扎尼克生前以“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署名诗集出版的全部诗作,以其六本诗歌单行本为分辑之界:《最后的天真》(1956年)、《失败的冒险》(1958年)、《狄安娜之树》(1962年)、《工作与夜晚》(1965年)、《取出琥珀》(1968年)和《音乐地狱》(1971年),另有辑七从原书附录所列生前未结集出版的诗作中挑选了诗人生命最后三年的部分作品。这是汉语语境里首次完整译介这位西语世界最富传奇魅力的女性诗人之一。

2.《被弃的意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文学入门》
[英]C·S·路易斯

不只是一部通识类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部智慧之书,它记载了西方人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构想和谐的世界秩序、为自己的灵魂寻找精神依归的历程,也蕴含了作者关于宇宙、文学、人生、时代、思维方式的洞见和领悟。此外,为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书中的引文及思想背景,本书译者精心撰写了6万字平易翔实的注解。

3.《哲学的开端》
[德]伽达默尔

“希腊哲学的开端,其实也代表着西方文化的开端。这个主题不仅具有历史的趣味,它还涉及我们当今的文化问题”(伽达默尔语),如何理解西方思想文化的大传统,“开端”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4.《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
[美]查尔斯·蒂利

本书是“21世纪社会学之父”查尔斯·蒂利融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野心之作。全书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构为两大主轴,关注法国走向现代的17-20世纪,精选勃艮第、安茹、朗格多克、佛兰德和法兰西岛五个各具特色的地区,描摹了大时代背景下法国民众生活的真实图景。

5.《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
[美]鲁大维

作者重构了14世纪国际秩序中开京、辽东和大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书名中的黄昏,寓意着蒙古帝国时代辉煌与夕阳西下的晚景在东亚文明图中的折射。

时代楷模

马善祥

一辈子做群众需要的人

马善祥是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原调研员,“老马工作室”负责人。他从事基层群众工作27年,累计解决群众矛盾2000余件,为促进人际和善、邻里和睦、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信任和赞誉。他创造的“老马工作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

时代楷模公益广告